

中文版序言

高见邦雄

我第一次访华是在 1971 年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一年。其后，中国发生了巨变。当年在北京街头看到的景象，现已不复存在。在清晨的大街上看到马车拉着一车砖，好像是拆掉城墙去修环路。早晚上下班时间还是潮水般的自行车，而现在已经被汽车堵得水泄不通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，中国的变化堪称“世界奇迹”。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历经几代人实现的现代化，中国仅一代人就实现，如日中天，势不可挡。

有光必有影。光越强，影越重。最明显的影，即贫富差别的扩大。城市和农村，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，成功的和不成功的，其间的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以自由竞争为原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。

另一个影，即环境破坏。中国疆域辽阔，面积是日本的 26 倍，但是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上并非得天独厚。用 13 亿人口作基数计算，甚至是脆弱的。在此基础上继续奇迹般地经济增长，会带来什么样的环境后果呢？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，也是世界的问题，邻国日本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

民间团体（NGO）“绿色地球网络”在山西省大同市黄土高原的农村开展绿化合作事业始于 1992 年 1 月，迄今已经过去整整 13 年。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与当地人的交流。这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，这一点只要指出大同曾在日中战争中遭受了沉重的灾难，就不难理解了。这些在序文中无法概括，只有以本书方可历述。

如果东部沿海大城市堪称光或者顶峰，内陆的黄土丘陵和山区农村就是影，是在发展中被遗弃的地方，是谷底。如果把经济发展视为时代的拉动力，环境问题就是它的副作用，就是底层。

无论一个国家、还是一个社会，它的真实姿态从谷底看得最清楚。站在山顶无法看到整个山容。要想看山容，只能下到山脚下。我在大同开展绿化合作事业的过程中，渐渐开始审视北京。大同是观察北京的最佳地点。如果说从日本、从海外看到的北京是正脸的话，从大同看的北京就是它的背影。

2003年夏天，中方11家主要媒体和日本3家媒体来大同采访。他们都深感惊讶的是：大同早得直冒烟，北京的水源桑干河也断流了。连新闻记者都大惊小怪，普通百姓就更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了。所以，这本书——我们和大同的伙伴在这里艰苦奋斗十余年的体验，应该是值得一读的。

日文版问世已经一年有余，如果从执笔算起，已经过去两年了。这项事业现在仍在继续，所以也有想根据其后的进展重写的地方。其中中方合作对口单位从青年联合会过渡到总工会，这件事不是轻易就说得清楚的。另外还要考虑到我的性格，动一处，就可能導致全篇改写，因此不去自找麻烦了。但是，鉴于水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在第11章增加了一节。

我要交待一下本书的译者。我是在1974年3月认识了李建华、王黎杰的。当时他们还是学生，我刚20多岁。

为了构思绿化事业，探讨它的可行性，1991年秋我走访了北京几个有关部门，结果没人理我。这也难怪，既无组织又无资金，此等遭遇是自然的。我约李建华边喝酒边道苦衷。他给我出主意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去地方上试试，像这样的绿化项目，在地方上会受欢迎的。”如果没有他的建议，也就没有这个绿化合作事业，我也不会吃苦受累了。

我在大同的农村语言不通、无法沟通、受到阻碍、苦苦经营的时候，从北京赶来助阵的是王黎杰。没有她的支援，恐怕这个事业就会夭折。即使工作繁忙的现在，她每年也要抽出时间来大同几次，这是

因为她把这项事业也视为自己的孩子。

他们是本书的最合适的译者。

在此，感谢刘德有先生为中文版撰写序文；感谢对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中方有关人士。

对日本三得利文化财团对翻译出版的赞助，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最近日本出版社和我联系，说韩国也准备出版此书。东北亚各国因黄沙的到来而知道春天，证明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。环境没有国界。愿我们微不足道的环境合作，能为加强本地区的相互理解和合作贡献出一份力量。

2005 年元月